

阅读与欣赏丛书

YUEDU YU XINSHANG

2005中国军旅精短 小说年选

王培静 文清丽 主编

YUEDU YU XINSHANG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阅读与欣赏丛书

2005中国军旅精短小说 年 选

王培静 文清丽 主编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5 中国军旅精短篇小说年选/王培静, 文清丽主编.—北京: 军事谊文出版社, 2006.1

(阅读与欣赏丛书)

ISBN 7-80150-505-0

I .2… II .①王…②文… III .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7326 号

书 名/2005 中国军旅精短篇小说年选

主 编/王培静 文清丽

出版发行/军事谊文出版社

社 址/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

邮 编/100041

电 话/66747357(编辑部) 66747236(发行部)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880×1230 1/32

版 次/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/7.375

字 数/135 千字

书 号/ISBN7-80150-505-0/I·63

定 价/15.00 元

E-mail: jsywcbs@126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

YUEDUYUXINSHANGCONGSHU
阅读与欣赏丛书

录

连长的女人
行着军睡觉
将军跪殿
机翼上的雨点
送你一套女兵裙
爱情密码
海
老兵
插牌
爱的永生
本色
玉米草
站台上
三等功
二舅抗日
向往住院
传九
烈马青鬃
老班长
排长只有一个
英雄本色
催眠曲

杨 芟 1
蒋子龙 6
孙方友 9
文清丽 13
丁茂志 16
马轶峰 20
刘国芳 23
秦德龙 26
相裕亭 30
刘殿学 33
陈永林 37
高 军 40
丁新生 44
侯发山 47
史明磊 50
王培静 54
刘家科 57
姜泽华 61
贺建新 64
傅 轶 68
吴连广 71
李 骏 74

2005 中国军旅短篇小说年选

目

录

2005中国军旅短篇小说选

胸怀	鲁 星 79
不当逃兵	胡柏深 83
桥	闫耀明 86
解放军问答	卢金地 89
兵儿在外	聂 鹏 98
班长敬礼不标准	周玉永 103
看西湖	罗文海 106
哨所要来个女兵	陈海波 111
开了又关的窗	刘椿山 115
胡子兵	郑 远 119
古井	北 乔 122
二狗和四狗的故事	吴万夫 125
过年	庄 学 128
父亲的心事	老 汉 131
偏方	钟法权 135
会说话的手	兰云峰 139
闭上你的眼	兰云峰 144
四班长的练兵经	杜可仁 150
小林	苏 北 156
过礼拜六	谢志强 161
家事	北 乔 165
呼噜	曾有情 168

目 录

YUEDUYUXINSHANGCONGSHU
阅读与欣赏丛书

1942年的葵花
作证
清水洗尘
最后一盘棋
麦田里来了一个兵
舞伴
碎碟
流水的兵
矮个子兵
义犬复仇
将军树
草地故事
编后

紫 薪 171
文 涛 177
林朝晖 182
林朝晖 188
蒋建伟 195
沈会芬 202
占修萍 206
刘 公 209
赵守玉 212
李其祥 215
刘建超 221
杨海林 225
228

2005中国军旅精短小说年选

连长的女人

◆ 杨蕊

军列刚一进站,我就认出了站台上那个女人那一定是连长的女人,车上的兵们都欢呼起来。那个女人翘首仰望着军列徐徐进站的急切身形,和她怀抱中的婴儿,就像这装着高炮和坦克的军列一样,目标明显。站台上满是好奇的眼神,只有她是一脸欣喜。她艰难地跳下站台,踩着砾石,越过轨道,背上的竹篓沉沉地压弯了腰身,整个人显得有些憔悴。她向我们这节拉开了车门的闷罐车厢信步走来。几次踉跄,使她更小心翼翼地搂紧了怀里的婴儿。车门上,指导员和我们这些兵们,都大声叫着“嫂子”,让她慢点。

这是开往西昌的军列,我们将要

参加在那里进行的一场军事演习,途经连长家乡的城市。临行前,指导员问连长:要不要给娘子通知一声,让她到站台和你见个面,也看看你那小子。快一岁了吧!连长凝思片刻,说算了,来了添乱!连长三年探了两次亲,一次是为了播种,一次是看看收成。儿子出生后,正赶上汛期,没在家里停留几天就回到了连队。一晃老兵要退伍,新兵又入营,集训完参加国防施工。紧跟着备战比武,原打算“八一”一过,有个空当,就可以回去了,谁知又接到了军区指令,去参加这场军演。嫂子,这个军人家属,也只好为了丈夫的事业,作出最大的牺牲。自从我当上连队通信员后,成了与连长走得最近的兵,才在连长宿舍里看到过嫂子的照片。说实话,我真希望能在这次行程中见到真实的嫂子,因为,明天可是中秋节,还有什么能比让他们一家团聚更有意义的事呢!我一直不能理解连长对嫂子近乎冷酷的态度,据说嫂子曾打算来队探望,可被他一口回绝了,理由很简单,部队不是游乐场,来了也没时间陪着!好在指导员怂恿我先斩后奏,临行前把连长家里的电话号码塞到我手上,让我向嫂子报告了此次行程。拿起电话,听到那边有些埋怨的声音,我几近语噎地说:连长可想你们了。车到站只停三分种,可别误了!末了,我没忘了追加一句:嫂子,明天中秋,可要请我们吃月饼哟!我哪里知道,这句话,却将连长和嫂子的团圆,演绎得几近悲壮。

连长的女人把孩子举到了连长手里,由于有规

定,不能随意下车,所以连长只能抱了抱,就把尖声嚎哭的孩子又交到了嫂子怀中,两人车上车下地倾诉着相思。连长迫不及待地询问着家事,一如在我们兵面前训话一样,严肃而生硬。好在嫂子早已习惯了他的习性,等他问完,就不停地点头,只想让他一百个放心。我们都识趣地立在连长身后,唯恐干扰了他们短暂的相聚。那一刻、真让我这个不知情为何物的毛头小伙子为之羡慕!

车停留的时间太短了,随着一声汽笛长鸣,车轮无情地在钢轨上碾出一串惊雷,将两人生生拉开了距离,车上的兵们这才挤到门前,探身向嫂子说着再见。车下挥手作别的嫂子突然想到了什么,一手搂紧孩子,一手拍着背篓,大声喊着:月饼,月饼……

等我们听清了她说出的什么,车已经提起了速度,我们只能在嘈杂的风中看着她渐渐远去。列车继续西行,车厢里连长沉默地闷头抽起了烟,大家都恢复了平静,只有我在为嫂子一时激动忘了卸下月饼而遗憾着。这个中秋,没了应景之物,哪里还有一点节日的气氛,看着席地而坐的兵们,临战前的兴奋使他们忘却了这个节日应有的忧伤和欢喜,或许是努力用一脸的严肃和激动来掩饰着心底脆弱的一声叹息!只是方才连长和他女人的相聚为这个日子留下了一番感动!

车进隆昌站,按行程表将不做停留,列车只是象征性地放慢了速度。我走到车门口,向站台上张望,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为枯燥的行程增加色彩的

信息。突然,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站台上,那抱着婴儿背着背篓,用力挥动着手臂的不正是连长的女人吗,我惊呼起来:嫂子,连长,是嫂子!连长闻声张望,可相隔太远,我们无法看清她脸上沮丧的表情,但我从连长看到自己女人后急切的责备声里,可以体会到站台上那同样焦虑的心情。车再次无情地把那个女人丢在了站台上。连长的女人为了送上刚才遗忘掉的月饼,居然赶车追了一站,可没想到,军列没有停留又开出了站台,指导员不无担心地说:嫂子不会又赶去下一站吧,连长你也太幸福了吧!这玩笑话并没有改善车厢里沉闷的气氛,反而增添了我们的担心。

车进内江站,我们早早挤在门口,搜索着站台上的每一个人。祈望着嫂子不再出现,因为这一站军列依然是不作停留。可是,嫂子的身影却固执地又出现在了站台上,还是那么用力地挥着手,仿佛期冀着军列会因此而驻足。连长火了,骂了一声娘,说早料到她会给添乱,还得让儿子陪上受累。言辞间的盛怒使我更加愧疚和害怕,我默不作声地用自责与连长一起承受着这种煎熬!指导员对着嫂子喊道:简阳,简阳!按行程表安排,我们将在简阳有一次停车整休,而不知嫂子听到了没有。车厢里的沉闷不再,兵们都窃窃私语着关于连长和嫂子的话题,近一小时的车程成了漫长的等待,所有人都期待着列车快点到站。不要让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等太久。

当车过资阳时，站台上没了嫂子的身影，本以为连长会松一口气，可一向沉稳的连长，突然紧张得手足无措，语无伦次。没看到嫂子，连长却更担心了。指导员尽力想用语言宽慰他，可所有的话语都近乎苍白，连长在叹息声中，喃喃重复着太对不起她了，太对不起了！烟雾笼罩下连长的眼里早泛起了红！火车终于驶入了简阳车站，一到站，连长用力推开车门，跳上站台，当看到气喘吁吁的嫂子正向他露出胜利的微笑时，连长冲了过去，和他的女人相拥在了一起。士兵们的欢呼声、口哨声和鼓掌声瞬间把连长和她的女人包围了起来。

那个中秋节，连长的女人为了送上一篓月饼，打的追逐着火车，一站又一站，终于使连长吃到了她亲手送上的月饼。在异乡的车上。我们分享了连长那凝聚着爱情的月饼，我敢说，那是我吃到的人生记忆中最香甜的，但也是最难以下咽的一块月饼。

行着军睡觉

◆ 蒋子龙

2005 中国军旅精短小说年选

秦征积攒了好几年的速写和木刻作品,心肝宝贝般的随着弹药箱子搬来搬去,却不幸在一次日寇的大扫荡中化为灰烬。对于画家来说,毁画犹如害命,连部队的团首长都心疼得不行。在一次胜仗之后,团首长检查缴获的战利品时发现两本日军的“邮政储金所立账申请册”,觉得背面可以画速写、印木刻,便即刻派人送给秦征,鼓励他从头再来。

从此秦征也多了个心眼儿,凡自己的作品,除画在墙上的揭不走、画在路边和麦场上的带不走之外,其余的一律打进背包随身携带,人在画在。日积月累,秦征背上的背包可就有分量了,鼓鼓囊囊,像个小山

包。背着这样的小山包行军,那就有他受的了。

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冬夜,部队在山道上排成单列鱼贯而行。不断的有命令从前面传下来:

“背包扎紧,不要发出声响!”

“互相照应,不得掉队!”

天空浓云笼罩,四周漆黑一团,但战士们都能影影绰绰感觉得出来,右侧是悬崖,须集中精神跟紧前面的脚步,才不会有闪失。而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集中精神,除非跟敌人开火。经过长途跋涉,大家已经极度疲乏,再加上连续几天没有正经的吃过饭,又渴又饿。累了就容易打盹儿,过度饥渴则期盼食物和水,容易产生幻觉,精神恍惚。秦征身上的分量比别人重得多,两条腿的负担也比别人沉重得多,但他对重量的感觉却越来越模糊,渐渐地仿佛完全由着惯性在往前迈腿,眼皮在打架,心里也在打架:“什么叫老兵?老兵就是在行军的时候能够边走道边睡觉,到了目的地一停下来就能精神百倍地立马投入战斗。”秦征自然是个老兵了。但,那是在白天,走的是平地;现在可是夜行军,走的是山路,万不能打盹儿……

世上许多万不能、万万不能的事,最后都变得能了……恍惚间秦征似乎听到了流水的潺潺之声,前面碧草如茵,难耐的饥渴驱动着他,奋力向前冲去……猛地右脚踩空,身体失去重心,向下倒去。他突然惊醒,双手本能地胡乱抓挠,然而为时已晚,只觉得一阵风声呼啸,身体几度翻滚,最后砰一声落

下,终于到了实处。

突如其来的坠落,瞬间的剧烈震动,又把他摔蒙了。一时间世界变得非常安静。慢慢的秦征恢复了意识,仿佛听见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。这时他发觉自己仰面躺着,身下垫着哪个沉重的大背包。这么说是背包救了自己,也就是说是自己的画救了自己一命!

他睁大眼睛努力向上望,依稀能看到高崖上有人影晃动,便急忙呼喊,并试着用力站起来。一用力便知道身体并无大碍,于是铆足气力双腿一使劲,上身往前一挺,果真站了起来。能站起来就好办了,随即活动一下胳膊和腿脚,确自己身体的主要部件基本完好,再踩踩脚下,感受一下所处的境地。脚下是松软的沙滩,他判断这是一道干涸的河床,正是这些流沙缓解了他下跌的冲击力。这时,悬崖上的战友们将绑腿带连接成一根长绳垂递下来,他双手抓紧绑腿带,脚蹬石壁,被崖上的战友重新拉回队伍。

自那以后,秦征的背包越来越重,他却越重越不嫌重,并一律谢绝战友们想替他分担一点儿重量的好意。打在背包里的那些画作,凝聚了战争的灵魂,不仅是他的命,还是他的一种幸运、一种呵护。

将军跪殿

◆ 孙方友

颍河镇西街有个颍河完小,过去是一座古庙,后来改为完小。到了1980年,完小迁新址,这地方儿挂上了“颍河中学”的牌子。颍河完小在1930年就改成了完小。完小,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,也就是“能完成小学教育的小学”。当时的洋学校很少,一开办就吸引了不少的学生。大概也就在那一年,有一位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少年进校读书。后来当了将军。将军离休不久,就要求回到家乡看看母校。将军已年届古稀,镇上知道将军的人多,而真正认识将军的人少,而将军更是认不清哪个是哪个,唯有对西街小学校的一切记忆犹新……所以他执意要回到母

2005中国军旅短篇小说选

校看一看。

只可惜,将军心目中的母校早已面目全非。由于这个乡比较重视教育,镇西中学刚盖起了教学楼。看到这些,将军显得很兴奋,登上教学楼,他对书记和乡长说:“这正是我想看到的!”接下来,是将军的童年回忆。将军指这说那,全是半个世纪前的情景。刚刚回顾完毕,校长就来请将军给学生娃们作报告。将军连连摆手,先说“没准备没准备”,后说“官做得再大,回到母校也不敢乱讲话”什么的,最后搁不住书记乡长恳求,终于走上了主席台。

掌声如雷。

掌声过后,所有的目光都紧紧盯住了将军。会场静极。

将军一坐到主席台,再不像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,而恢复了那威严的面孔。将军目光炯炯地扫了一下会场,声如洪钟地说:“不瞒诸位说,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,是还愿来了!”

接下来,将军就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故事:

五十多年前,将军还是县大队里最年轻的队员,有一次同政委来颍河镇执行任务,刚走进镇子不久就被日本鬼子发现。他们边打边退,最后来到了镇西这座古庙里。那时候办学多是校庙合一,也就是说,办学校没有房子,往往要借用古庙。但每逢初一、十五,学校就放假,让香客来求神烧香。那一天可能是供香日,有七八个老太婆正在给神烧香叩头,突然见两个拎枪的人闯了进来,都吃了一惊,政

委急忙解释说：“大娘，我们是抗日的县大队，被鬼子发现，先躲一时！”说完，二人便跃上神案，躲在了神像后面。不一会儿，日本鬼子就追到了庙门外。老太婆们互望一眼，又不约而同地开始祈祷。将军说，那时候我的心里也有些害怕，在心里对神说，你若有灵，就保佑我和政委渡过难关！将军说，他刚祈祷完毕，日本人已经进了大殿。日本人用刺刀对着老太婆们的胸膛，问她们见没见到两个县大队的人跑过来。老太婆们你看我我看你，最后一齐摇头。日本人见老太婆们不说，便拿起香火对其中的一个老太婆说：“你的，说不说？不说就香火烧脸的！”说着，就提着红红的香火向那老太婆脸上逼近。那老太婆平静地望了一眼面前的鬼子，然后双手合十，闭了双目。那鬼子恼羞成怒，一下子把香火刺向了老太婆的面颊。顿时，炙热的焦肉味儿弥漫了整个大殿。政委和将军再也忍耐不住，一齐开枪朝鬼子射击。与此同时，大殿里突然刮起了一阵怪风，香灰弥漫大殿空间，鬼子们一片乱，政委和将军乘机逃了出去……

将军沉重地说：“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阵怪风并不是神的帮助，而是老太婆们用自己的衣服扇出来的，她们先用香灰朝鬼子们的眼睛撒扬，然后脱下衣服挥舞，学着鬼叫，制造出了一阵怪风……日本人恼羞成怒，用刺刀挨个捅死了老太婆，八个老太婆，死的时候皆是手拿自己的衣衫，光着脊梁……”将军抹了一把泪水，站起来，走到一个高岗，说：